

佛教法相學會

The Dharmalakshana Buddhist Institute

60 周年紀念公開講座系列：唯識思想 ●

法相學會
承傳唯識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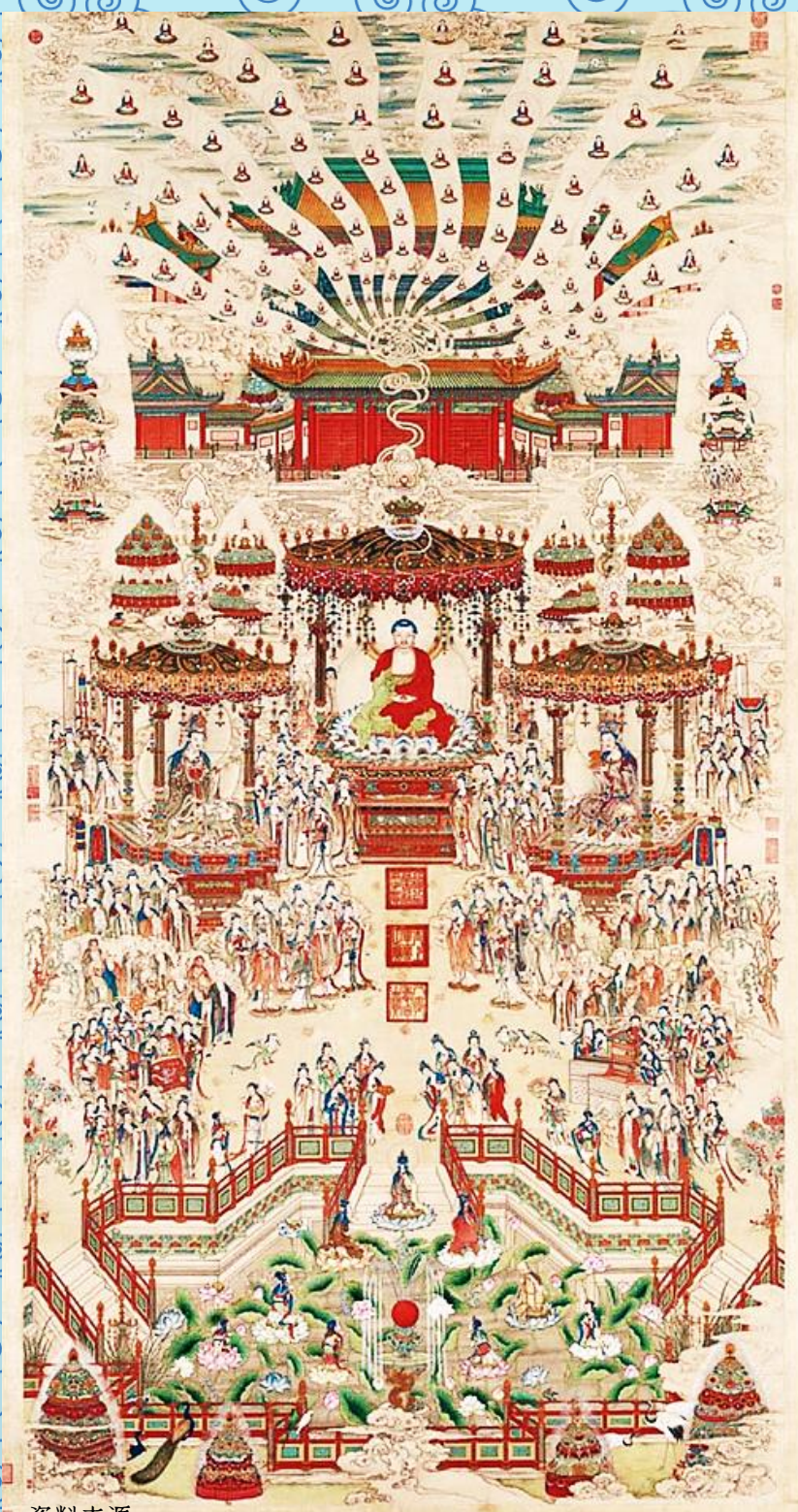
趙敬邦 博士

2025年7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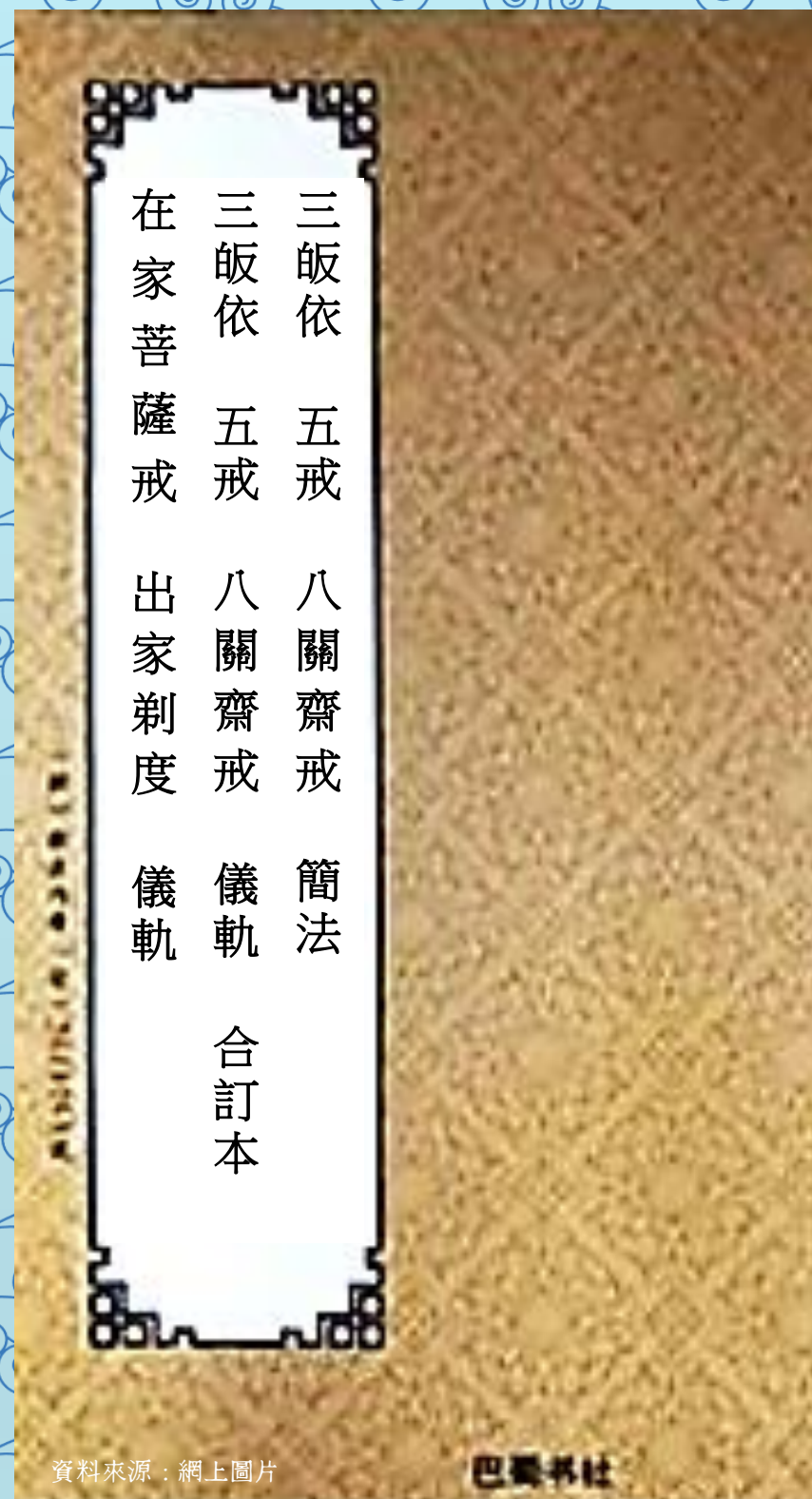


一 引子

佛教的普羅形象



資料來源：
<https://www.npmshops.com/mainssl/modules/MySpace/PrdInfo.php?sn=shop&prd=1607000146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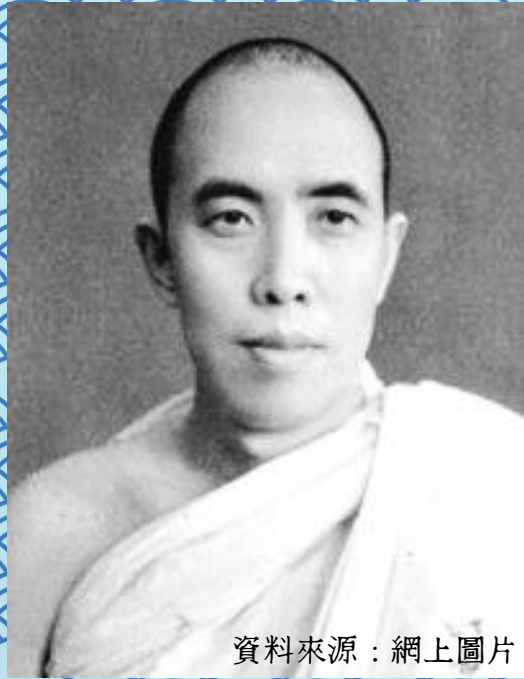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巴蜀書社



資料來源：<https://kknews.cc/culture/425bkox.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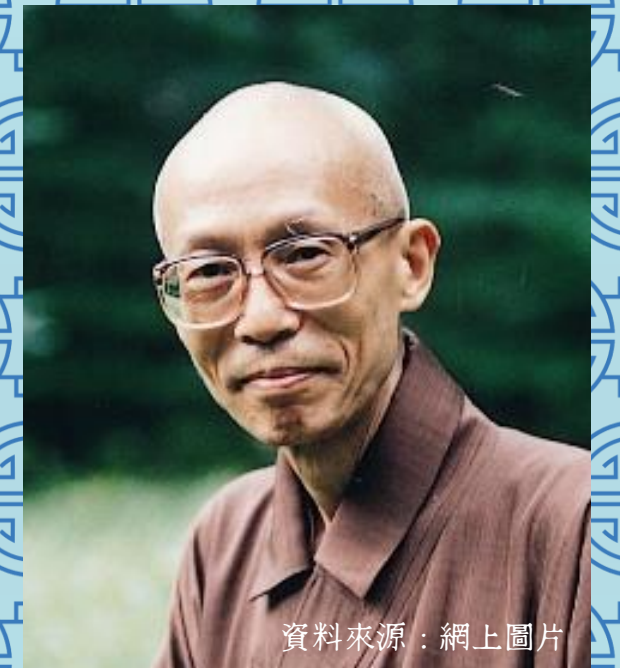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 釋法舫·《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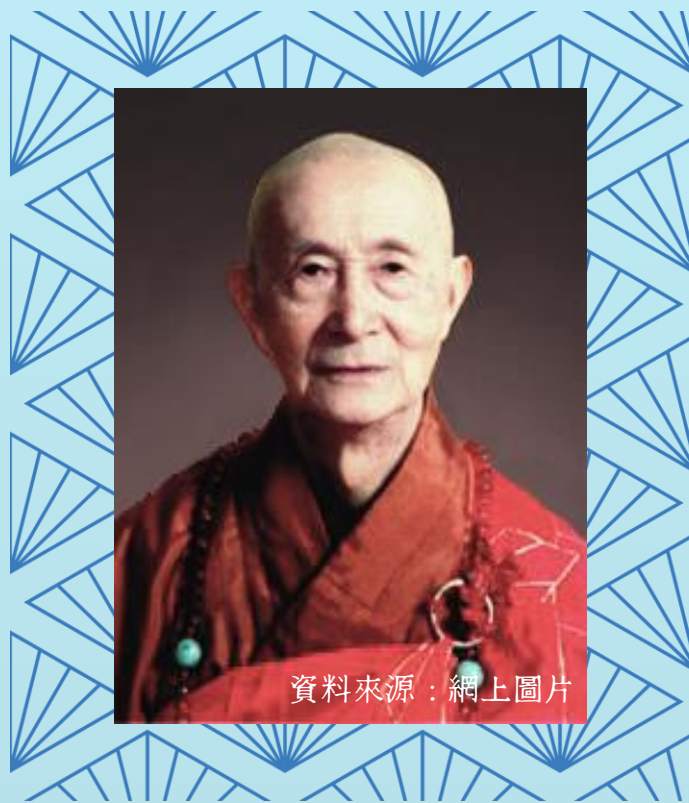
「淨土在現在算是最興盛的一個宗派了。因為學理簡單，修習甚易，故各地佛教徒眾，十九都為修淨的人。印[光]師雖有《文鈔》行世，皆勸人做人念佛，重在實行，對於淨土之學理發揮，未及明清之高賢。印師以度人心切，所以一味勸人念佛，不教人學教理，這是很可惜的事！」

- 釋聖嚴·《戒律學綱要》：

「戒律的條文是死的，社會的演變是活的。要以死板的條文，硬生生地加在每一時代的每一個佛弟子頭上，實是一件困難的事，也是一件不合理的事。[……] 歷代的許多大德，都不敢賦戒律予靈活適應的生命，而以印度人的觀念來規範中國人，以隋唐時代的觀念來規範現代人，寧可讓戒律廢棄一邊，也不願使其作時代潮流適應。」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 釋印順·《教制教典與教學》：

「中國佛教的內傷，是多年積弱。首先是，撐持了千年的禪宗，雖曾經隆盛到極點，然禪者專重向上，專重直觀，輕視嚴密的義學，事相的修習，佛教這才從平淡而貧乏，貧乏而衰落起來。陳陳相因，禪宗也就失去開建時代的活力與創新精神，變成叢林祖制的保守者。無上妙方便，失去了時代意義，適應活力；本身不能適應時代，反而或多或少的障礙著進步。」

- [明] 憨山德清·〈觀老莊影響論〉：

「吾人為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僮侗真如，瞞預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牆，幾如禱昧[……]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為借資。竟不知吾佛救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為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為第一。」

二 承傳唯識的歷史意義

- E. J. Eitel, Buddhism, it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opular Aspects :

「僧眾中抽鴉片的比中國其他任何階層更多。他們沒有知識品位，好幾個世紀以前就不學梵語了，對自己宗教的歷史所知甚少。他們的生活慵懶墮落，只是偶爾出去超渡亡靈、驅魔趕鬼，靠做巫醫而賺錢。這些可憐的人們，生活慵懶無聊。沒有目標明確的團體和社會聯繫，也沒有雄心壯志，只是為了謀生而共同走進寺院，生活單調乏味。」

(轉引自Holmes 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中譯本《中國佛教的復興》)

- 釋弘一 (俗名李叔同) · 〈律學要略〉 :

「我有一句很傷心的話，要對諸位講：從南宋迄今六、七百年來，或可謂僧種斷絕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來，以為中國僧眾很多，大有達到幾百萬之概。據實而論，這幾百萬中間，要找出一個真比丘，恐怕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釋太虛。

武昌佛學院

(1922 – 1940 年代末)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釋太虛，1890-1947

- 釋太虛·〈佛教史略〉：

「我佛教等視眾生猶如一子 [……] 豈規規然拘親疏於緇白之間哉！維摩詰、李通玄，皆在家之菩薩也。今世之學士，苟有抱偉大之思想，沉重之志願，深遠之慈悲，宏毅之魄力者，荷擔此救世之大使命，是則尤喁喁深望者也。」

- 釋太虛·〈居士學佛之程序〉：

「如有一二鉅人長德，遠若維摩詰、傅大士現通說法，四眾傾服，近如楊仁山居士刻經弘法，竹禪和尚嘗獻金供養，納頭禮拜，如此高賢勝事，世偶一見，其孰能非之。」

- 釋太虛·〈與竟無居士論作師〉：

「請 [歐陽漸] 居士當悲憫今此僧眾之朽墮，扶掖令起。」

楊文會

金陵刻經處(1867 – 1906)

祇洹精舍(1907 – 1909)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楊文會, 1837-1911

- 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錄·卷八〉：
「貴國 [日本]寄來之《因明大疏》，有比丘松巖者，愛而刊之，併寄四部。《唯識述記》等，續有人刻，法相一宗，晦而復明，非上人 [南條文雄] 購寄之力，曷克臻此！」
- 楊文會，〈十宗略說〉：
「[慈恩宗] 誠末法救弊之良藥也，參禪習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顛預佛性，僮侗真如，為法門之大幸矣。」
- 歐陽漸，〈楊仁山居士傳〉：
「然其 [楊文會] 臨寂遺囑，一切法事乃付託於唯識學之歐陽漸，是亦可以見居士心歟。」

歐陽漸、呂澂

支那內學院
(1922 - 1952)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歐陽漸, 1871-1943

- 歐陽漸，〈支那內學院院訓釋〉：

「法相糅古，唯識創今。《法相》廣大，《唯識》精純。顧《法相》結局，亦必精微而歸諸《唯識》，故總曰唯識學。唯識學有二要：一匯小，溯部執溝澮，入大乘江河，法來有自，法通無衰也。二匯大，統散漫奔流，歸汪洋瀛渤，彼惡取空方廣道人無勢也。不研《唯識》，其心不細，易入歧途；其陋不除，易流籠侗。是故學佛入門，須始《唯識》。」

- 歐陽漸，〈與章行嚴書〉：

「若能研法相學，則無所謂宗教之神祕；若能研唯識學，則無所謂宗教之迷信感情。其精深有據，足以破籠侗支離；其超活如量，足以藥方隅固執。」

歐陽漸、呂澂

支那內學院

(1922 - 1952)

- 呂澂，〈如何研讀佛學必修五科次第〉：

「內學院發起創辦之初，即有意取準印度那爛陀寺以組織此學之計劃。[……]學不講不明，盡用乃所以明學也。孔氏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為憂，足見講學與修德並行，非徒資談說而已。是猶一般之意義也。佛學更進於此，而以三學、四依為歸。聞、思、修之謂三學，法、了、義、智之謂四依。學須從聞入，聞者謂無倒了解。然學而不思則罔，思謂究竟思擇（簡擇）。思而不修，亦難入道，修謂隨順現觀也。如是循聞思而至現觀，法之寂相，親切體驗，無有間隔，然後得其真，斯盡其用矣。

然如何使聞無倒思擇而入現觀耶？

則應以四依為標準也。於真實了義之法，如實解了，則聞無倒。於實義思擇，不作文字揣摩，則思擇究竟。於無分別智上體會，則為隨順現觀。無分別者，非摒除分別，乃不分別所不應分別也。苟能循四依之標準，即能盡三學之用，講習之事，方不唐勞也。又所講習者，為內院自己所組織之院學，吾人自信必如是講習，真正之佛學，始得昌明。」

羅時憲

(1914 - 1993)



- 羅時憲講，陳雁姿等編，《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纂釋講記（第四冊）》：

「我當時 [1936年] 在中山大學讀書，中山大學請他 [太虛法師] 來演講。大學請他來演講是很隆重的，在大禮堂演講。當時有一個哲學系主任，他介紹我，讓我皈依太虛法師，我便去皈依太虛法師，我太太跟我一起去，我手抱著小兒皈依。太虛法師見我是知識分子、是學生，特別讓我留下談話。我們談了一會兒，他指導我如可看佛經。誰知不久，當我正在念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日本人占領了廣州，我便跑到雲南。剛巧太虛法師住在雲南，在雲南昆明城外那座聖恩寺。在那裡居住時閑著，我有空便跑去聖恩寺找法師閒談，他這個人沒有架子。」

三皈證

茲有信士羅德光字

籍貫

廣東

省台山縣係

年

月

日 時生

今為決定信心故趨投

太虛大師座下乞授三皈誓盡形壽奉

佛法僧供養恭敬親近承事隨學一切佛弟子行爰錫法名

慧光

并給此為證

廿五年一月二日



附每日禮誦式

每早一次或晨昏二次
香花燈菓等隨宜供養

弟子慧光

依太虛親教師故皈命

本教主釋迦如來一拜
本宗主彌勒如來一拜

(合掌跪誦或立誦)

彌勒菩薩法王子
從初發心不食肉
以是因名緣慈氏
為欲成熟諸衆生
處於第四兜率天
四十九重如意殿
晝夜恒說不退行
無數方便度人天
南謨兜率內院
一生補處當來下生彌勒如來
南謨彌勒如來
四十九聲或千聲
(坐念或經行念)

南謨彌勒如來
大悲攝持願資現身修增福智一拜
南謨彌勒如來
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一拜
南謨彌勒如來
所居內衆願捨命時得生其中一拜

- 羅時憲，《詩文·聯語·遺照·墨跡》，編入《羅時憲全集》第十二卷：

「太虛：『過去讀什麼佛學書？』羅：『大師的著作和講錄多已讀過。又讀支那內學院師資的著作。』[……]太虛：『研究唯識很好。但切勿執著阿賴耶識是實有，明白識是假立；唯識往往拘執名相，極為煩事，今後最好一本空宗，一本有宗相間來讀。』
羅：『大師以為應該怎樣讀？』太虛：『先讀《十二門論》，再讀《攝大乘論》，然後讀《中論》，次為有宗的《成唯識論》，再讀《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以後便可任意選擇來讀。』」



資料來源：佛教法相學會

- 羅時憲講，陳雁姿等編，《唯識方隅講記（第一冊）》：

「其實我是太虛法師的弟子，歐陽竟無是我的師公。我寫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叫陳竺同，他就是歐陽竟無的弟子。就這一點來說，我就是他的徒孫。但是，我的碩士論文是請歐陽竟無審查的。就這點來說，他就真是我的老師，可說是恩師，因為是他取錄我的，但又不是他看我的論文。」



資料來源：佛教法相學會

- 羅時憲：

「歐陽漸者，即我的師公，師公與師父之間。因為我在大學，在研究院讀碩士的時候，我的碩士論文，畢業論文是寄給歐陽漸讓他審查的。他歐陽漸先生是很大牌的，交給他的弟子審查，交給呂澂。他自己老先生省得看，交給呂澂，所以你可以說我是呂澂的學生。但據教育部的名義，是歐陽漸審查，是這樣的。」

(錄自羅時憲「唯識要義」第三課課堂內容)

李潤生



資料來源：佛教法相學會

- 李潤生·《《六門教授習定論》講記》：

「前面提到的歐陽竟無先生，他是支那內學院的院長，亦是中國近代唯識學的泰斗。他的學生之中，最有名和成就最大的就是呂澂先生。[……] 羅時憲先生的碩士論文曾寄給呂澂先生審查。以前羅先生講授《六門教授習定論》，就用了其老師呂澂先生的作品。現在我講羅老師的學說，也得要引用呂澂先生的《六門教授習定論》解義。我們彼此都有師承的關係。」

- 陳雁姿：

「羅公（香港佛教界對羅時憲的尊稱）師承太虛大師、歐陽竟無、呂澂及韓清淨先生有關法相唯識的治學方法。羅公受益於這三個傳承，更以支那內學院為中心，發揚法相唯識宗。」

（錄自〈謹守唯識家風 佛教法相學會——專訪陳雁姿博士〉）



資料來源：佛教法相學會

- 羅時憲：

「民國後由國人所主辦，研究佛家教義為主之學術組織有三：

〈一〉民國八年，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之『支那內學院』，附設法相大學，對大乘教義之闡揚及造就佛家人才上，貢獻殊多。

〈二〉韓清淨在北平創辦之『三時學會』，亦附設研究院，推廣大乘教理，與歐陽竟無並稱大家。

〈三〉即今日成立之法相學會。[……] 故本會宗趣，實擬遠紹那爛陀寺及慈恩寺之講學作風，近繼支那內學院諸君子之努力，而發揚佛家大乘法相之學。」

(〈法相學會第一屆會員大會〉會議紀錄(1965年5月8日))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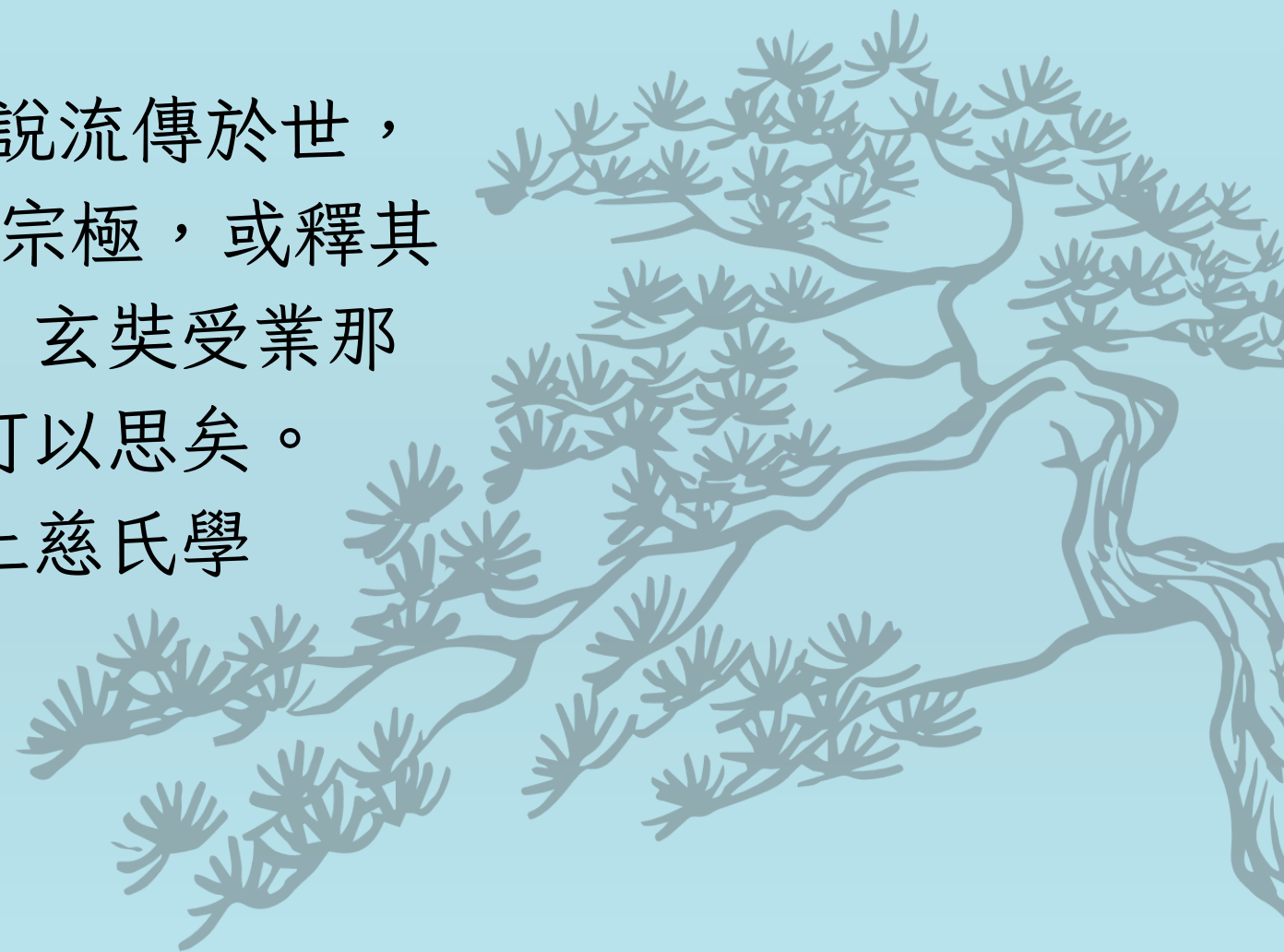
現實意義

- 羅時憲：

「問者復曰：瑜伽法數六百有餘，世親略錄，猶存一百；治此學者，耽玩名相，疲於思辨，加行既缺，白首無功；奈何奈何？應之曰：本宗觀行法門，燦然大備；吾子知解非劣，何為出此武斷之言！今當為子略陳四事殊勝，令知不可以末流之弊而掩一宗之美也。

此宗西土名瑜伽行派 — 瑜伽者，觀行也 — 以實修觀行為其所長，
辨析法相，祇為修觀之助，一也。

無著祖慈氏(慈氏為一瑜伽行者，無著之師，有學說流傳於世，不可視為神話中人)以立宗，後此諸師皆奉其言為宗極，或釋其頌文，或籀其義理；觀護法衡量眾說，悉依大論，玄奘受業那爛，三聽瑜伽，窺基著述繁忙，日誦菩薩戒本，可以思矣。惜現觀莊嚴一論，奘、淨諸師竟未翻傳，遂使此土慈氏學中獨缺般若，於名相之執，乏排遣之功。



三

現實意義

今蕃本重譯流通，此宗學人境界更寬，觀行要約，性相互融，精髓充實(太虛大師謂『得斯論而般若之眉目朗，瑜伽之精髓充』)，將不曰法相宗、唯識宗等，而曰慈氏宗、慈氏學矣。若此者，義理精微，觀深行廣，實際顯現，功不唐捐，二也。

法相、天台、華嚴，號稱教下三家。天台喜言實相，實相豈離般若？今本宗有現觀莊嚴，由此以溝通天台，去其矛盾，將相得而益彰，息諍論於千載。華賢尚談緣起，談緣起者不出緣生如幻與唯心所現二途。觀其義理，蓋於後者為近。故清涼疏鈔華嚴，取資唯識；而四法界、六相、十玄門諸義，又必解以唯識，方不落玄學窠臼。是則慈氏學有融貫台賢之利，三也。

當今民智大開，一切行持軌則，苟無實證為依，必須理無矛盾。有唯識為義據，則淨土宗乃不同於神話，祕密宗有異於事火咒龍。言戒律者，首重戒體。自古釋戒體者，或言是色，或言非色非心；至道宣律師，依唯識義，謂受戒時所熏思種子以為戒體，然後說乃周圓。是則本宗能予律宗以理論依據，四也。」

(韋達譯·《成唯識論》〈序二〉)

淨土信仰

- 《解深密經·卷三》：
「佛告慈氏菩薩：由彼影像唯是識故，善男子，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
- 《成唯識論·卷七》：
「頌曰：『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論曰：『是諸識』者，謂前所說『三能變識』及彼心所，皆能變似見、相二分，立轉變名。所變『見分』，說名『分別』，能取相故；所變『相分』，名『所分別』，見所取故。由此正理，彼實我、法，離識所變，皆定非有；離能、所依，無別物故，非有實物離二相故。是故一切有為、無為，若實、若假，皆不離識。」
- 《成唯識論·卷十》：
「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種性法爾更相繫屬，或多屬一，或一屬多，故所化生有共、不共。不爾，多佛久住世間，各事劬勞，實為無益，一佛能益一切生故。」

- 羅時憲·《《西方要決》講記》：

「我相信有客觀現實的淨土。不單只我是，窺基法師也相信。因為學唯識學到相當程度，你自然會覺得很符合邏輯，這個污穢的土是第八阿賴耶識變現出來，既然阿賴耶識可以變現污穢的土，為甚麼不可以變現清淨的世界？沒有理由說不可以的，是嗎？」

例子一

- 羅時憲·《《西方要決》講記》：

「彼西方淨土是很精細微妙，凡夫之流想要往生，依照道理實在是困難，但有阿彌陀佛、諸大菩薩力量的加被，去極樂世界極之容易。

意思即是你精勤念阿彌陀佛，臨命終時，阿彌陀佛乘你的願，變起阿彌陀佛的本質作為增上緣，令你的第八識裡面那些見阿彌陀佛的種子起現行，變起阿彌陀佛，實則阿彌陀佛是你自己的識所變，是托阿彌陀佛作為本質而已。

本質是增上緣，使你得見阿彌陀佛。[……] 所謂佛力加持，其實是你自己加持自己。阿彌陀佛加持你是一個本質，你是自己加持自己，生極樂世界便很容易。」

戒律理解

- 彌勒說，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一》：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毘奈耶中，為令聲聞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建立遮罪，制諸聲聞，令不造作。於中菩薩與諸聲聞不應等學。何以故？

以諸聲聞自利為勝，不顧利他，於利他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可名為妙；非諸菩薩利他為勝，不顧自利，於利他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得名為妙。

如是菩薩為利他故，從非親里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恣施家，應求百千種種衣服，觀彼有情有力無力，隨其所施，如應而受。如說求衣，求鉢亦爾。

如求衣鉢，如是自求種種絲縷，令非親里為織作衣。為利他故，應畜種種憍世耶衣、諸坐臥具，事各至百，生色，可染百千俱胝，復過是數，亦應取積。

如是等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制止遮罪，菩薩不與聲聞共學。安住淨戒律儀菩薩，於利他中，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例子二

- 羅時憲講授·《瑜伽菩薩戒本及略攝頌講記》：

「記住，所謂菩薩不是坐著不動的那些菩薩像，是會動、會食飯、會做事、能夠守〈菩薩戒〉的人便稱為菩薩。若果那些能夠守〈菩薩戒〉的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能夠遵守菩薩的清淨戒律。當你要守戒律的時候，你要怎樣？

[……]在家人更加應該要去做，不要以為你要清修，眾人的事不理。不是的，要為社會做事，例如他人要建立孤兒院，你應該有辦法建孤兒院便要建；有辦法建養老院你要去建；有辦法贈醫施藥你要去做；有辦法去非洲，如德蘭修女去醫有病的人，你要去醫；有辦法募損衣服錢財，養埃塞俄比亞那些餓至沒有東西吃的人，你應該去募損。應親自去做，不要只講不做。

尤其是那些拜懺、念佛、念咒修法，這種是低級的。你要去做事，那些便是高級的。不是我講的，要是錯就錯在彌勒了，與我無關，我是照著他的戒本給你講。你又不要批評說：『我是要這樣的，我們學佛的人不理那些事。』你不要有一點這樣的心，要理事的。還有你在外面他人批評佛教消極，消極只是那班不振作的人消極，而你真正守〈菩薩戒〉的人，就不消極。」

禪趣闡釋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 [宋] 道原纂·《景德傳燈錄·卷八》：
「師 [南泉普願] 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
師遇之，白眾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
眾無對。師便斬之。
趙州 [從諗] 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
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
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 彌勒說，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一》：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善權方便，為利他
故，於諸性罪，少分現行，由是因緣，於菩薩戒，
無所違犯，多生功德。」

• 李潤生·《禪宗公案》：

「南泉未習禪前，早已通達律藏，而大、小乘的毘奈耶戒律，乃至後來的百丈清規，無不明列『不殺生』是盡形壽當持的戒條，大德南泉何以不能忍手，竟然把貓兒無辜殺害！原來依大乘戒，在某些情況下，『不殺生』戒亦可開而不守，如《瑜伽菩薩戒》有言：『善權方便，為利他故，於諸性罪（如殺生、偷盜等）少分現行，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反而能）多生功德。』

今南泉斬貓，非由懷恨起瞋恚心而殺之，而是由利他故，以慈憫心，使禪僧弟子平息紛爭，體會到生死如幻，命如懸絲，此貓誰屬，無有定相，故以最震撼的方法，手起刀落，斷貓性命，以期弟子藉此最強烈的外緣激盪，心智內轉，不往外馳，明心見性，啟動本有生命智慧，終於或能自證自悟。」



資料來源：網上圖片

例子三

四

結論

- 唐君毅·《哲學概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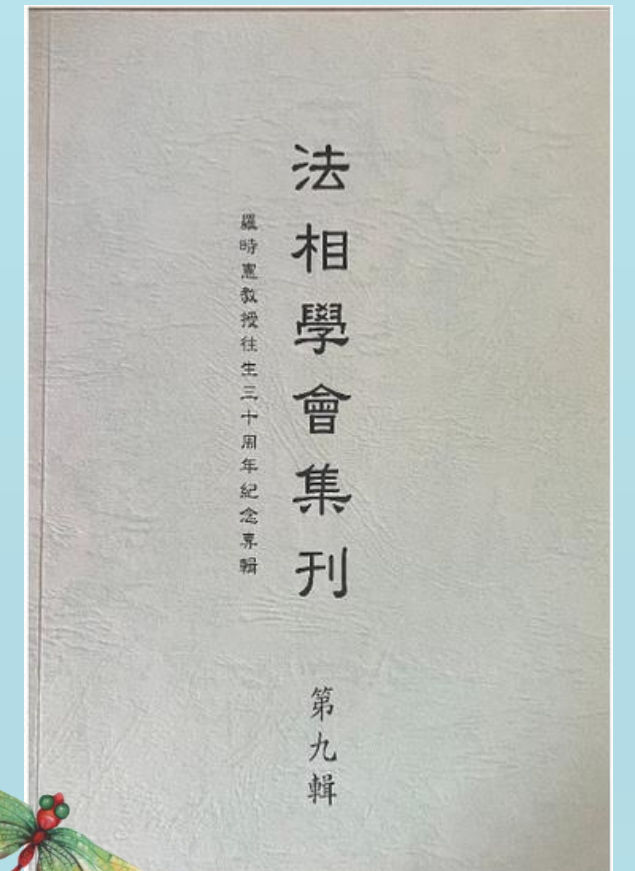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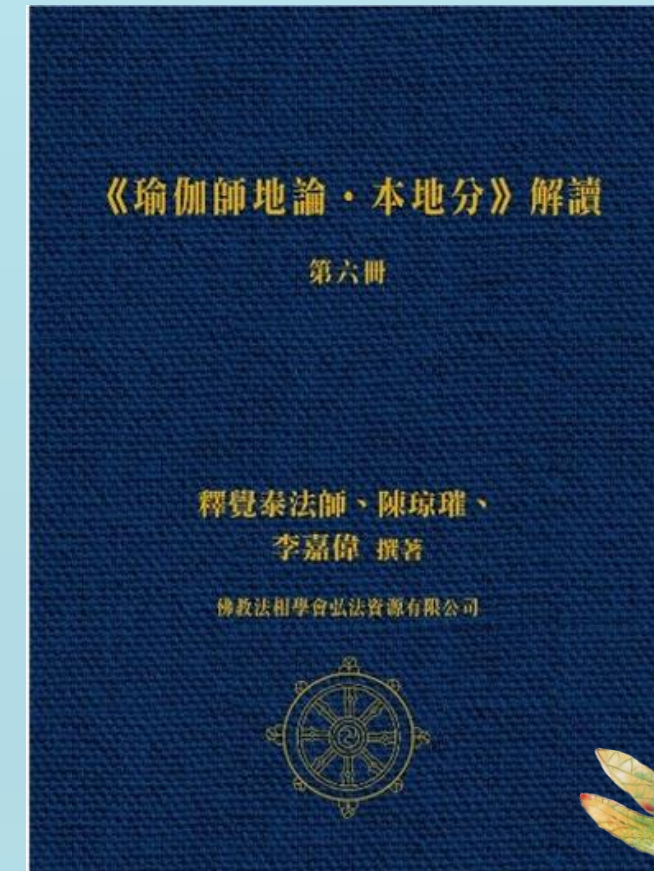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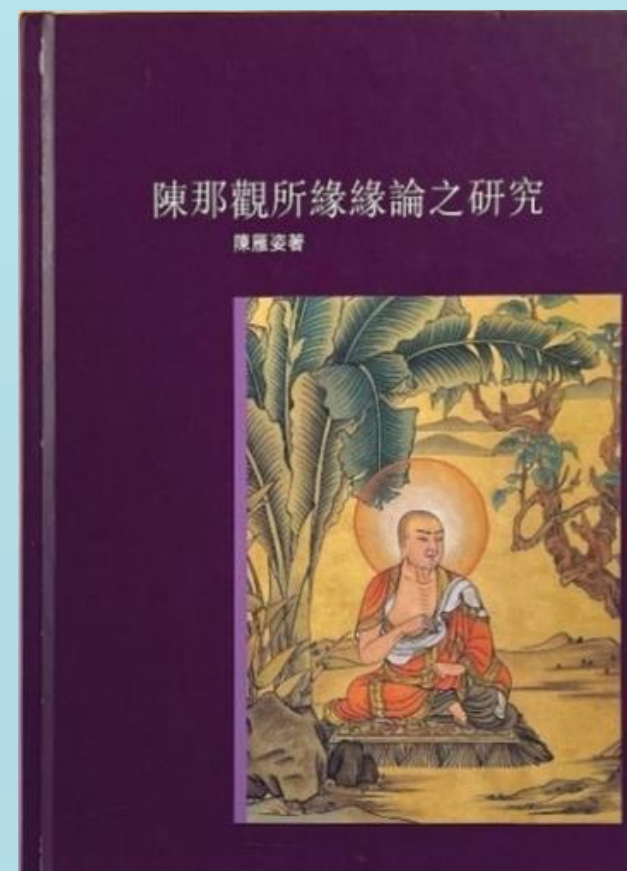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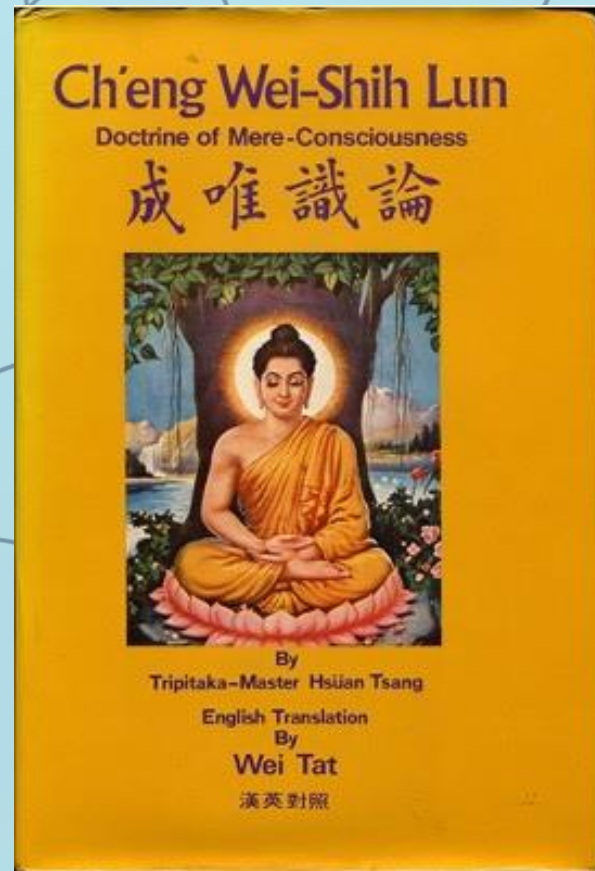
「一切生心動念，皆自當前之此時此地所在之具體情境開始。其所以必當如此之理由，乃在不依次第原則，無理想之價值，能實現；而一切不依次第原則而欲實現理想之意志行為，皆為依於幻想而生，畢竟無效果，亦無價值者。」

- 羅時憲·《《西方要決》講記》：

「有些人說學唯識沒有甚麼用處，如果你不學甚麼是道理、甚麼是空理，你根本不能夠明白，或者只能夠籠籠統統地了解。學唯識你會很清楚，用處便是這樣。」

- 霍韜晦·〈一燈燃百千燈 - 敬悼 時憲老師〉：

「當時香港佛學研究風氣尚停留於瞞頂僂統的階段，羅先生力倡唯識，先糾名相，直繼奘、基宗緒。[……]所以後來羅先生成立法相學會居士道場，主要亦是悲佛法之不傳，擔荷如來家業應有更廣闊的空間；這是羅先生的遠見。」



• 羅時憲：

「佛學之中，唯法相唯識有周密之體系，有認識論之基礎，並有可行之方法，則佛學之能影響未來之文化者，其唯唯識耶！其唯唯識耶，拭目以視之，當見吾言之不謬。故法相學會之責任大矣！

本會必出三類人物，一者整理本宗之人才；二者由本宗出發而研究中西學術之人才；三者入法相而出法相，自建其學術體系之人才。能如是，則本會誠任重而道遠，幸各會員，守本宗為之家法，破邪顯正，貢獻於文化。」

（〈法相學會第二屆會員大會〉會議紀錄（1966年9月18日））





～講座結束～

2025.07.11